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ULES VERNE

凡尔纳 科幻小说精选(中)

神秘岛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蒋云龙 蒋云兴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FANERNA KEHUAN XIAOSHUO
JINGXUAN

凡尔纳 科幻小说精选(中)

神秘岛

目 录

第一部 高空遇险

第一章 荒岛着陆	(2)
第二章 乘坐气球离开里士满	(8)
第三章 寻找工程师	(15)
第四章 安身之所	(21)
第五章 唯一的火柴	(28)
第六章 捕获松鸡	(35)
第七章 可怕的暴风雨	(41)
第八章 工程师仍然幸存	(49)
第九章 是岛屿还是大陆	(57)
第十章 登上火山锥顶	(65)
第十一章 给小岛命名	(72)
第十二章 可疑的烟	(80)
第十三章 制作器具	(87)
第十四章 勘察北部	(95)
第十五章 炼钢	(102)
第十六章 湖的出水口在哪儿	(108)
第十七章 制作甘油	(115)

第十八章 发现岩洞	(122)
第十九章 修整新住所	(129)
第二十章 冬季来临	(136)
第二十一章 东南部沼泽地区	(142)
第二十二章 神秘的井	(149)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第一章 岛上出现了一颗铅弹	(158)
第二章 神秘的漂流物	(166)
第三章 乘独木舟探险	(174)
第四章 森林中的遭遇	(181)
第五章 发现气球港	(188)
第六章 与四手动物抢地盘	(197)
第七章 修建桥梁及防御工事	(206)
第八章 岛上的物产越来越丰富	(214)
第九章 发现一个邻岛	(221)
第十章 幸运地捡到了一条巨鲸	(229)
第十一章 通向大海的井隐藏了什么	(237)
第十二章 与入侵者殊死较量	(245)
第十三章 去邻岛解救不幸者	(255)
第十四章 指引迷途的火光	(263)
第十五章 神秘的陌生人	(271)
第十六章 新移民吃上了面包	(278)
第十七章 流放者的故事	(287)
第十八章 岛上有了电报机	(295)
第十九章 全面勘察小岛海岸	(303)
第二十章 讨论岛上的所有怪事	(311)

第三部 海岛的秘密

第一章	海面上出现一艘船	(320)
第二章	艾尔通的英勇之举	(329)
第三章	双方开火	(337)
第四章	被炸掉的船	(346)
第五章	谁是他们的恩人	(355)
第六章	艾尔通在畜栏失踪	(362)
第七章	赫伯特受伤	(370)
第八章	新移民们开始走背运了	(377)
第九章	艾尔通没有死	(381)
第十章	退守花岗岩宫	(389)
第十一章	赫伯特的生命保住了	(395)
第十二章	找不到的恩人	(402)
第十三章	三周年纪念	(410)
第十四章	南半球的春天	(419)
第十五章	他们找到了恩人	(426)
第十六章	达卡王子的一生	(436)
第十七章	尼摩船长之死	(444)
第十八章	比任何时候都更孤独	(451)
第十九章	尼摩船长的遗言	(461)
第二十章	“邓肯号”终于出现了	(470)

第一部 高空遇险

第一章 荒岛着陆

一场发生在 1865 年的飓风——空中惊叫——一只氢气球被龙卷风卷走——氢气球破裂——眼前只有大海——5 名乘客——气球下的吊篮里发生的事——海天相接处的海岸——事情的结果

“我们在上升吗？”

“不！恰恰相反！”

“意思是我们正在往下落？”

“比那更糟，史密斯先生！我们正在往下坠！”

“天啊！快把压舱物品都扔掉！”

“全扔了，最后一袋压舱物也扔了！”

“气球有没有往上升？”

“没有！”

“我好像听到了波涛的拍打声！”

“大海就在气球吊篮下！”

“离我们大概不到 500 英尺了！”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命令道：“把所有的重东西都扔掉！全部扔掉！”

1865 年 3 月 23 日下午将近 4 点时分，这个令人震撼的声音回荡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空。

谁都不会忘记那年春分时节，那场来自东北方向的可怕的风暴。其间，气压计下降到 710 毫米。那场飓风，从 3 月 18 日到 26 日不停地咆哮，它从北纬 35 度斜穿赤道，一直刮到南纬 40 度，横扫 1800 海里，给美洲、欧洲和亚洲带来了严重的灾害。城市被摧毁，树木被连根拔起，堤岸被汹涌的巨浪冲坏。这场可怕的龙卷风席卷过的地方，一切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地方甚至被夷为平地。后来，维里达斯局公布的统计

数字显示，数百艘船被冲上海岸，几千人在陆地上被碾死或是被海水淹死，这就是那场大风暴肆虐后留下的悲惨情景。它的破坏程度让人胆寒，这场大灾难，比1810年10月25日发生在哈瓦那和1825年1月26日发生在瓜德罗普岛的风暴带来的灾难更严重。

就在这场灾难降临陆地和海洋的时候，那片不平静的高空也上演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只气球像皮球一样飞速运动，它被龙卷风带到最高的地方，跟着气流的旋涡转动，以每小时90海里（166公里）的速度飞过高空，它不停地旋转，像被气流的旋涡攫住一样。

气球下挂有一个吊篮，吊篮晃来晃去，里面还有5名乘客。这时海面上的浓雾与水汽混在一起，能见度很低。

这只气球成了那可怕飓风的玩具。它从哪里来？是从哪个地方升空的？很显然，它是不可能是在龙卷风侵袭的时候升起的。

这场飓风已经持续了5天，18日那天这场飓风的征兆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可以判断，这只气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因为飓风一天至少能把它带走2000海里。

由于失去了方位标，吊篮里的乘客无法估算自己从出发以来飞了多远。虽然他们身处可怕的飓风之中，但他们却平安无事。他们随风飘动，在风中打转，但他们却没有感觉自己在旋转，也感觉不到自己被风吹着走。他们无法穿透浓雾看到吊篮下面的景象。被浓密的阴云包围着，他们无法分清此时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飘在高空，四周一片黑暗，既看不到地面上反射的光，也听不见地面上的声音，就连海洋的怒吼也丝毫不能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当气球骤然下落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波涛汹涌的大洋上空的危险之中。

但在把弹药、武器，乃至粮食等东西扔掉以后，气球重新升到大气高层，升到4500英尺高的地方。吊篮里的乘客自从知道下面是一片汪洋后，觉得下面的危险比上面的危险更可怕。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把甚至是最有用的东西都扔掉，同时，又想方设法让气球里的氢气不泄漏，因为他们这架飞行器的灵魂就是这氢气，只有它才能让他们保持飘浮，不致掉入下方的“深渊”。

他们在恐惧与不安中度过了黑夜。如果不是精力充沛、勇敢坚强，他们也许早就被吓死了。又一个白天到来了，那场飓风明显在逐渐减弱。从3月24日清晨开始，风暴就有减弱的迹象。天快亮时，那些比较

轻的云已经往高空升去。几个小时的时间，龙卷风风筒扩大并且消散，飓风变成了大风，意味着大气流动的速度已经减慢了二分之一。虽然这时的风仍是水手们说的那种“三缩帆风”，但它的风力却明显减弱了。

将近上午 11 点钟的时候，天空下层的空间已经变得比较明朗了，甚至可以感觉到雷雨过后天空的湿润和明亮。飓风似乎也停止往西刮了，它正逐渐平息下来。这里会不会像印度洋上台风过后那样，接下来会是暴雨闪电呢？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又一次发现，该气球正在慢慢地、不断地飘移着往天空的下层空间下降。显然，它在缓慢地漏气，同时气囊正在逐渐变长，从圆形变成椭圆形。

正午的时候，气球飘在离海面仅仅 2000 英尺的高空。好在气囊有 5 万立方英尺（约 1700 立方米）的容量，才能这么长时间地浮在空中，尽管它原本可以向上升得更高，或者至少平行移动。

这时，乘客们把那些剩下的会使吊篮增加重量的东西全都扔掉了，包括原先留下的一点食物。他们中的一个还爬到系着网索的圆框上，用尽全力把气球下部系得更紧更牢。

不过，很显然乘客们已经无法使气球在空中保持悬浮了，对他们来说，那氢气已经不够用了，他们正处于一种绝望的境遇之中。

确实是这样的。他们的下方没有一块陆地，甚至连一个小岛都没有，哪怕是一块能着陆的地点也没有。

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海面上波涛汹涌。这可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汪洋大海，就算他们处于高空，视野可以扩展至 40 海里，也还是望不到海岸。这片海，经过那场飓风残酷的拍打、鞭挞之后，海浪翻滚得更猛烈，如同万马奔腾，那涌起的一处处波峰就像迎风飘起的白色鬃毛。视线所及没有一处陆地，看不到一艘船！

因此，无论怎样都必须阻止气球继续往下落，以防它被巨浪吞没。于是，吊篮里的乘客紧急行动起来，分别采取救急措施。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那只气球依旧往下坠落，而且以一种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随着风从东北向西南飘去。

气球吊篮里这些倒霉的乘客，他们的处境真是糟透了！毫无疑问，他们再也没办法控制气球下落。他们所做的努力丝毫不起作用。气球的气囊越来越瘪，氢气在不断地泄漏，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它。气球下落的速度明显加快。到午后 1 点钟，吊篮距离海面已经不到 600 英尺了。

由于氢气是从气囊上一条很大的裂缝往外流失的，要阻止它外泄是不可能的了。

乘客们把吊篮里的物件都扔掉了，的确减轻了重量，因此他们悬浮在空中的时间得以延长了几个小时，但这只是苟延残喘罢了。如果天黑前还看不到一块陆地，气球、吊篮和乘客肯定会被海浪吞没。

这个时候，所有能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吊篮里的乘客们显然都是坚强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怎么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没有丝毫怨言，决心抗争到最后一秒，尽最大的努力延缓气球坠落的时间。吊篮是柳条编织成的，不能在水上漂浮。因此，一旦掉进海里，它绝对不可能漂浮在海面上。

下午2点钟的时候，气球离海面的距离不足400英尺了。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那是一位男士毫无恐惧的声音。回应他的另一个声音同样沉着坚定。

“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了吗？”

“不！这儿还有1万法郎！”

一个沉甸甸的钱袋随即便坠入海中。

“气球上升一些了吗？”

“升高了一些，但待会儿它还是会下落的呀！”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扔掉吗？”

“没有了！”

“不！还有吊篮！”

“我们抓着网索，然后把吊篮扔到海里去！”

这确实是减轻飞行器重量的最后办法了。拴在吊篮上的绳子被割断，接着吊篮掉了下去，气球也随之上升了2000英尺。

5个乘客爬上了气球网，爬到圆框上，透过网眼，看着下方的“无底深渊”。

他们知道这类气球的灵敏度，扔掉最轻的东西就可以让它垂直向上升。这种飞行器飘在空中，就像一把精准度极高的天平在运转。因此不难想象，只要减轻一定的重量，气球就会明显地上升。当时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

然而，气球上升了一段，经过片刻平稳之后，却又再次往下降了。

氢气从裂缝处不停地往外泄漏，当时又没有修补的可能。

乘客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尽了人事，此刻只有听天由

命了。

下午4点的时候，气球离海面仅仅500英尺了。

一声响亮的狗吠声传来。原来，这是乘客们带的一只狗，它在网兜里，紧紧地挨着它的主人。

“托普有什么发现?!”一名乘客高声喊道。

紧接着，有人大叫：“陆地！是陆地！”

从天快亮的时候起，气球随风向西南飘去，它越过了好几百海里，最终，一块相当高的陆地出现在眼前。

然而那块陆地却处在离他们30海里远的地方。因此，如果气球不改变方向，那它最少也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才能抵达那里。

一个小时！在此之前，气球里现存的氢气会不会都泄漏完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乘客们很清楚，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到达那里。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大陆抑或海岛。他们根本不清楚这场飓风把他们卷到了地球上的哪个区域，然而不管这块陆地是有人居住还是无人居住，不管它是不是欢迎他们，他们都必须到达那里！

然而，很明显，气球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巨浪的浪尖好几次都触到了气球网兜的下端，使气球变得越发沉重。如此一来，气球就像一只翅膀受伤的鸟，处在半飘腾的状态。

半小时后，气球与那块陆地的距离只有1海里了，但气球却已经用尽了力气，松松垮垮的，明显皱了上来，只有上部还保存着一点氢气。乘客们牢牢地抓着网索，这对气球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他们的半截身体很快没入海中，波浪拍打着他们。这个时候，风猛烈地吹进气囊里，推动着这只如同袋子般的气囊像船儿一样向前漂移。也许，这样它就能到达那块陆地吧。

然而，当气囊离那岸边只有400米远的时候，乘客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惊叫声在空荡的海面上回荡着。原来，那只看上去再也无法飘升的气球，被一个巨浪拍打过后，竟出人意料地飘升起来了。仿佛某一新奇的部分突然减轻了它的重量，它又升到1500英尺的高空，在那里，气球碰到了一股空气涡流，这涡流没有把它带向海岸，而是让它沿着与那海岸平行的路径旋转着飘去。两分钟之后，气球落下来了，最终落到了海浪冲不到的海岸沙滩上。

乘客们互相帮扶着从网兜里走出。由于没有了他们的重量，气球又飘了起来，像一只受伤的鸟儿恢复了片刻活力那样，不久就消失在空

中了。

吊篮里原来载着 5 名乘客，还有一条狗，但只扔了 4 名乘客在这海滩上。

显然，失踪的乘客是在刚才海浪拍打气球网兜时被卷走的，正因如此，气球的重量得以减轻，才会有那一次飘升，并在不久之后抵达陆地。

这 4 名遇险者一踏上陆地，就想起那名失踪的乘客，他们高声呼叫着：“他会想办法游上岸的！我们去救他！我们去救他！”

第二章 乘坐气球离开里士满

南北战争中一段插曲——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吉丁·史佩莱——黑人纳布——水手潘克洛夫——年轻人赫伯特·布朗——一个意外提议——晚上10点集合——暴风雨中出发

这些刚刚被狂风刮到海岸上的人，并不是职业的气球驾驶员，也不是空中旅行的爱好者。他们是战争的俘虏，勇敢和无畏让他们从一次次的险境中逃脱。他们多次挣脱死神的魔爪，有好几次他们差点从破烂的气球中跌落深渊！但老天爷却总是给他们安排一种更离奇的遭遇，于是，3月24日，他们从被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包围的里士满逃出来后，到了远离里士满6000海里的地方。在残酷的南北战争时期，里士满是南方的最重要要塞——弗吉尼亚州的首府。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空中飞行了5天。

这些战俘是在什么情况下逃跑的呢？以下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一年，1865年2月间，格兰特将军对里士满发起了多次突然袭击，试图攻陷这座城市，但没有成功，他的几名军官被敌军抓捕，拘禁在城内。在被俘的人中，最卓越的那个人名叫赛勒斯·史密斯，属于联邦参谋部。

赛勒斯·史密斯来自马萨诸塞州，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兼工程师。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任命他负责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管理工作。他是一个地道的北美人，身形瘦削，大约45岁，头发和胡子已经花白了，给自己蓄了一撮浓密的小胡子。他长着一个漂亮的“货币人头像”般的脑袋，这种类型的头是专门为了印制纪念章、奖章用的。他的眼神锐利，嘴巴常常严肃地紧闭着，一副行动派学者的样子。这位工程师是从舞锤弄镐开始干起的，就像从战士当上将军一样。因此，他头脑灵活，手艺高强，肌肉看起来十分强健有力。他的确是位行动派，而且十分有

自己的想法，他热情、有活力，做事稳重。他学识渊博，非常注重实际，主意很多，用法国军队中的话来说，他有着骄傲的个性，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受约束，自己做主。他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头脑灵活且身手敏捷，欲望强烈，意志力强，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就能使人具备取胜的筹码。所以，他的座右铭也许就是17世纪纪尧姆·德·奥兰治的那个座右铭：“即使没有制胜的希望，我也能坚持不懈。”

赛勒斯·史密斯同时也是勇敢的化身。南北战争期间，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战役。投奔尤利西斯·格兰特后，他成为伊利诺伊州义勇军的志愿兵。他曾在巴杜卡、贝尔蒙特、匹兹堡埠头等地打过仗，参加过围攻科林斯的战役，在吉布森港、黑河、查塔努加、魏尔德涅斯等地战斗过，参加过波托马克河战役，每次战斗都骁勇善战，堪称这样回应将军话语的一名战士：“我决不统计我的死亡数！”而赛勒斯·史密斯几乎一再被列入那可怖的格兰特不作统计的死亡数据中。在这些战斗中，尽管他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然而，直到在里士满战场上受伤被捕之前，他却始终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而在赛勒斯·史密斯被俘的同一天，另一位重要人物也同时被拥护南部同盟的人抓住了。不是别人，就是令人尊敬的吉丁·史佩莱，《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此前他负责观察北军方面在这场战事中的所有变化。

联邦各家报纸，比如《纽约先驱报》，都在培养自己的骨干力量，而它们的记者，都是一些不可小觑的角色。吉丁·史佩莱正是这些一流的记者中极不平凡的一个。

这个功勋卓著的男子汉精力充沛，行动迅速且什么都敢尝试，很有头脑，周游过全世界，既是一名士兵也是一名艺术家，富有激情，行为果断，不怕苦，不怕累，不畏危险，在搜集想知道的资料时，首先是为自己，其次才是为报社。他是一个猎取稀奇事物、新闻，以及那些新颖的、未知的、不可能的事物的真正英雄；他是那种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现场目击者。他们在枪林弹雨、炮声隆隆中写专栏文章。为了这些，所有的危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些令人感到亲切的真实经历。

之前他也参加了所有的战役，且常在队伍前列，一手握枪，另一只手攥着记事本，枪林弹雨也没能让他的铅笔有丝毫颤抖。他不像那些没有话找话说的家伙，用连续不断的电报来折磨自己的电报机。他的每一篇笔记都简洁、明确、清楚，在重要的地方还标有说明。然而，他并不缺乏幽默感。在黑河战役后，他无论如何也坚持在电报局营业窗口保留

自己的位子，为了向报社报告这场战役的结果，他拍了两个小时的电报，《圣经》的前几章也拍了出去。为此，他花费了《纽约先驱报》2000美元，而《纽约先驱报》则成为第一家掌握黑河战役最终战果的报社。

吉丁·史佩莱身材高大，最多40岁。他的脸庞有近乎红色的金黄色颊髯。他的目光敏锐，炯炯有神，视角能快速敏捷地转移。这是一个习惯于迅速察觉视野内所有细节的男子。他肌肉结实，曾在各种各样的气候中磨炼过，如同一根钢杆被锻造时在冷水中淬过火一样。

10年来，吉丁·史佩莱一直是《纽约先驱报》的首席记者，他不仅文笔犀利，而且擅长绘画，一直以来，他的专栏文章和速写插图都让《纽约先驱报》更丰富、充实。被俘时，他正在对这场战役进行描述及素描。他的记事本上最后一句话是：“一个拥护南部同盟的狙击手瞄准了我，但是……”

但是，吉丁·史佩莱没有被击中。

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两人，当时除了听说过对方的声誉之外，彼此互不相识，他俩都被转移到里士满了。工程师的伤很快就痊愈了，在他病后恢复期间，他认识了记者。两人都很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而且养成了彼此重视的习惯。过了不久，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目标——逃跑，重回格兰特部队，继续为联邦统一而战斗。

所以，从那时开始，这两个美国人决定利用一切机会逃跑。可是，虽然他们可以在城里自由活动，但里士满的戒备很严密，逃跑的希望渺茫。

这时候，赛勒斯·史密斯的一名仆人和他得以重聚。那是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黑人仆人，一个无所畏惧且坚强的人，他在工程师的家里出生，父母都是奴隶，但赛勒斯·史密斯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他决意要废除奴隶制，因此很早就将这个仆人解放了。这名奴隶获得自由后，始终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他甚至愿意为主人而死。这是一个30岁的小伙子，身体健壮，头脑灵活，活泼而温顺，处事冷静，脸上总带着天真无邪的微笑。他热心助人，心地十分善良。他的名字叫做纳布加多诺索，但他喜欢别人叫他纳布。

当知道主人成为战俘后，纳布毅然离开了马萨诸塞州，来到里士满，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了这座被困的城市。主仆两人相见的喜悦自然是无法形容的。

纳布历尽艰难才进入里士满，反之，他想要出去也很不容易，因为南部同盟对俘虏的监控十分严密，必须要有特别的机会，才能尝试尚有些许成功希望的逃跑。可是，这种机会出现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要创造这种可能也绝非易事。

这时，格兰特将军仍在继续打仗。他为取得匹兹堡战斗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的部队与巴特莱尔将军的部队联合起来，守在里士满城前，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取得效果，所以，完全没有解救俘虏行动即将来临的征兆。

枯燥乏味的俘虏生活不能给记者提供丝毫令人感兴趣的情节可以记录，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只有一个想法：不惜任何代价离开里士满。有好几次，他冒险尝试过，却都被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拦了。

其间，围城始终在继续，如果说俘虏们急切地想逃回格兰特部队，一些被围困的人希望逃离这里重返南方部队的迫切心情也跟他们不上下，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约那旦·福斯特的人，是一个拥护南部同盟的狂热分子。实际上，如果南部同盟的俘虏不能离开这座城市，那些加入南部同盟的成员也不能离开，因为他们被北军围困住了。里士满的地方长官已经很久没能与李将军取得联系了，而当时后者最关心的是派人了解城中的情况，以便加快援军到来的速度。这时，约那旦·福斯特也就有了乘气球升空的念头，那样就可以越过包围线，到达分离主义者营地。

那名地方长官同意进行这种尝试。于是，一只氢气球被造出来，然后交给约那旦·福斯特使用，和他一起升空的有5名同伴。他们带着武器，以防降落时可能需要用来保护自己，同时还备有粮食，以防万一他们的空中旅行时间延长。

气球升空的时间定在3月18日。升空行动必须在晚间进行，而且还需要风向为西北方向，风力平稳，气球的乘客们计划用几个小时时间飘抵李将军营地。

可是，这时的西北风根本不是一般的风。从18日起，它已经转成飓风了。在短时间内，暴风雨变得这么大，福斯特迫不得已延期出发，不能让气球及其乘客在自然界的暴力中冒险。

因此，充满气的气球就停放在里士满的大广场上，只等暴风出现暂时平静就马上出发。但天气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城内的人们显得焦躁不安。

两天过去了，风暴状况依旧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狂风阵阵，就连固定住气球都十分困难。

19号晚上过去了，可是到了20号早上，这场飓风变得更猛烈了，出发的希望也更渺茫了。

那天，在里士满的一条街上，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和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搭讪。这是一个名叫潘克洛夫的水手，年纪在35到40岁之间，身材健硕，皮肤黝黑，眼睛炯炯有神。潘克洛夫是北方人，地球上各个大洋他都跑遍了，没有翅膀只有两腿的生物所能够碰到的一切惊险他都碰到过。他是一个胆子大、敢闯、敢作敢为的人，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得倒他。这年年初，潘克洛夫因事来到里士满，带着一个新泽西男孩，名字叫赫伯特·布朗，15岁，是他船长的儿子，一个孤儿。他疼爱这个孤儿，就像疼爱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没能能在城市被困之前离开，他被困在城中，感到十分懊悔。他只有一个念头：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他听过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的大名，知道这个果敢的人肯定也怀着很不耐烦的心情在咬紧牙关忍受着，所以这一天，他毫不迟疑地上前跟工程师攀谈了，而且开门见山地说：“史密斯先生，里士满让您感到厌烦了吧？”

工程师盯着这个跟他搭讪的家伙，这个家伙则小声地继续说道：“准备逃跑吗，史密斯先生？”

“什么时候？”工程师脱口而出，甚至没有问过这个跟他搭讪的陌生人的来历。

在用一种敏锐的目光打量过这个水手真诚的面孔后，他相信眼前这个家伙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汉。

“您是什么人？”他生硬地问。

潘克洛夫向工程师介绍了自己。

“好吧，”赛勒斯·史密斯答道，“那您觉得我该怎么逃呢？”

“靠那只气球。别人让它停在那无所作为，可在我看来，它是在特意等着我们呢……”

不用水手讲完，工程师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抓住潘克洛夫的胳膊，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在那里，水手完整地说出了他的计划，实际上很简单，大家只不过要冒险去实行。

那飓风依然十分猛烈，但要让像赛勒斯·史密斯这样一个身手敏捷、英勇无畏的工程师驾驶一只气球，自然不在话下。要是潘克洛夫懂